

肉食《水滸》(下)

《水滸傳》裏的肉，是分檔次的。牛肉位列第一美食，但不是因為其金貴，而恰恰是因為普通，與行走江湖的好漢們接觸機會多。遇到盛大酒席，如柴進為宋江洗塵，李忠、周通款待魯智深，混江龍李俊太湖結義，都是「殺羊宰豬」，這是比牛肉更高規格的待遇。

李逵與宋江、戴宗到江州琵琶亭酒店聚餐，酒保說：「小人這只賣羊肉，卻沒牛肉。」李逵頓時發怒：「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吃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吃。」因李逵是個粗人，平時是只吃牛肉，少吃羊肉的。等到李逵與燕青在四柳村「捉鬼」時，特意讓莊主準備一豬一羊，煮熟後，拔出大斧，大塊砍開吃。這個个性化的餐具，真是鬼見了也要怕的。王進母子投宿史進莊院之初，只是普通客人，只上了盤牛肉，而當王進收史進為徒後，史太公連忙殺羊擺酒。

熟雞燒鵝也是《水滸傳》常見的肉食。最美味也最「貴」的一隻雞，是時還在祝家莊偷宰了酒店的報曉雞煮了吃，結果被捉住，進而引出宋江三打祝家莊，幾千條無辜性命都賠進去了。武松在去二龍山途中酒店，搶了孔亮的熟雞，也差點丟了命。

魯智深不忌葷酒，「渾酒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在五台山，蘸着蒜泥手扯着半條熟狗肉吃得醉飽，終於大關山門，徹底關翻了。

《水滸傳》裏還有一種特殊的肉。孫二娘在十字坡是賣人肉包子的，但沒有展開細說。實實在在吃人肉的是李逵，而且不止一回。在穆家莊將黃文炳的肉，割一塊，放到炭火上炙一塊吃，把心肝做了醒酒湯給宋江等眾頭領吃。後來在回家接老娘途中，依樣畫葫蘆，割下李鬼的肉燒烤吃了。還自笑道：「好痴漢，放着好肉在面前，卻不會吃。」真是個無法無天的魔頭。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有學問的賣書人

老輩學者的買書記中時有記載書肆主人、夥計的學問。他們不但對版本目錄的書業「本功」有研究，還精研一兩種專門之學，能與買書者講經論道，甚至指點辯難。這種場景令人神往，現在很難遇到了。

我愛逛書店，每到一地，便動於尋找當地特色書店尤其是舊書店。這幾年各地在政策扶持下，實體書店開得多了，不乏有修養的賣書人。然以其修養分，大概為兩類。一類是思想家，這些書店老闆喜好縱論時政，指點江山，與之交談，可感受思想火花

之燦爛。另一類是美學家，他們情趣雅緻，把書店布置得風格獨特，充滿意境，最適合拍照打卡。若論學問，不管是出版還是書的內容，則皆非所長。至於許多網紅書店的賣家把精力放在咖啡、書籤等周邊產品上，就更不用說學問了。

回想起來，近十年裏曾有兩次遇到了有學問的賣書人。一次是五六年前在湖南常德，一家不大不小的書店，老闆是個五十左右的中年人，店中代售當地學者的自印書，內容是常德文史考證，而他本人亦好此道，說

起來頭頭是道。另一次是十五六年前在北京西單的中國書店，有位老店員精通東歐語言文字，退休後被店裏返聘回來整理外文舊書並定價，我曾偷聽他與年輕店員聊天，東歐文史掌故信手拈來，水平絕不亞於大學裏的專業學者。

如今我的書大半來自網購。網上書店當然也有老闆。以大電商的「客服」論，能談學問者幾乎沒有，或許他們的工作很「卷」，無心與「親」們談和「書」的內容相關的不急之事，只負責解答與「購」有關的那些

問題。在舊書網如「孔夫子」上，我倒遇到過幾位邊賣書邊治學的「書販」，釋讀名家信箋，註釋老照片上的人物，採銅於山，寫成文章，發在公號上，是我最喜追讀的。很期待網紅書店興盛之餘，能多些學者書店，讓有學問的賣書人成為一道人文景觀。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改變與永恆

變幻，是哲學的一個大課題，而在西方傳統，以柏拉圖為首的哲學家往往鄙視變化多端的物質世界，並嘗試尋找與辯證「純粹且永恆，不朽也不變」的「終極實在」(ultimate reality)。

於是，我們都聽過這樣的說法：世界上有千千萬萬個模樣的馬，但無論是不同時期、不同血統、不同品種的馬，均來自於「理型世界」的一隻馬，乃是永恆不變、終極實在的一隻馬。

這哲學觀影響了西方哲學很多很多年，直至十二世紀初有了一派明顯的反對聲音。被稱為「歷程哲學」

(process philosophy) 奠基人的英國哲學家懷德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強調萬物變化的本質。他的名言是「萬事萬物並非連續地變化 (continuity of becoming)，而是變化接連出現 (becoming of continuity)。」

不過，這般看似深奧的理論，早在大概成書於西周的《易經》便已提到。說到「改變」這課題，而又是大眾都讀得明白的文本，首推清代文學家周容創作的一篇《芋老人傳》。

話說，有一位住在渡口的老先生，有日見「有書生避雨檐下，衣濕

袖單，影乃益瘦」，便請他進屋子裏坐坐，一問之下，知道書生剛從秀才考試回來。兩人相談甚歡，老先生便叫妻子煮了芋頭給書生吃。書生吃飽了，笑曰：「他日不忘老人芋也。」

十數年過去，當日的書生已成為了相國，卻念念不忘「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於是派人去接過老先生與妻子，並請他們再煮芋頭給自己吃。豈料他只是吃了幾口，便放下筷子說道：「怎麼沒有以前那芋頭的香甜呢？」

老先生回答：「猶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調和之有異」，即芋

頭還是以前的芋頭，煮的人和煮的功夫也沒有變，只是「時、位之移人也」。以前那個又累又餓的書生，當然吃到芋頭的香甜，而如今吃盡珍饈的相國，又豈能再嘗到那一種過去了的滋味呢？

有時，當人長大了，即變了，品味、喜好也不能不變，唯願美好的過去一直不朽於回憶。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趕客之道」

寒冷的夜裏，我和朋友打算找地方坐下吃東西，敘舊聊天。一行九人，地點在尖沙咀，十時後於宣傳「夜繽紛」的香港而言，雖然好些食肆早已打烊，但應該還沒算遲，想當年仍是「不夜天」的歲月，油尖旺一帶晚上可謂人山人海，如一窩剛燒開的熱水，正在等待午夜的沸點，夜生活熱鬧精彩得教人迷醉。如今街上人潮不多，亦不至水靜鵝飛，臨近聖誕，是飲食業跑生意的黃金檔期，所以我們雖然知道人多要找位置不易，也儘管一試。

先頭部隊走進一家港式茶餐廳，燈火通明，又位處街頭，自然客流旺盛。店員告訴我們座位所餘不多，要分兩桌用餐，於是我們表示願意在門外等候，看看是否可以待有客人結賬離開，九人坐在一起。畢竟好一段日子沒見面，想邊吃邊聊，如果分開坐就沒意思了。也許店員覺得我們麻煩，光顧茶餐廳還有要求，就讓我們隨心在門外等候。過了一會，我們打算向前走走，到其他餐廳碰碰運氣，於是轉身離開。這時一名店員追了出來，告訴我們有位，在我們打算留下

之際，發現還是要分兩桌，於是拒絕了他的「好意」。寒風中本來我也有一絲猶疑，生怕大家找不到其他落腳地方，怎料那店員聽到我們不欲光顧，隨即在街上放聲大喊：「你們就試試前行看看，我可以肯定只有我這餐廳還在營業，就算有其他食肆，也不會有那麼多座位給你們！」他的語氣兇惡無禮，態度不可一世，也不知哪來的底氣，難道是自以為攔在店面櫥櫃內大半天的蛋撻與菠蘿包真有令人不得不光顧的吸引力？

糊裏糊塗在街上被人訓斥了一

頓，當然不會吃回頭草，店員的囂張也加強了我們離去的決心。其實走過數個舖位，我們就找到別家燒味茶餐廳，九人可以如願安然坐下，高高興興地享用價格親民的美食，更慶幸剛才沒有屈服，否則進了店，也不知還有多少晦氣要受，可能吃不下嚥。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緙絲加繡《九陽消寒圖》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的冬至，在中國文化中，冬至是最重要的節氣之一，也是僅次於農曆新年的重要節日。到了這天，家家戶戶團聚「做冬」，有些地方還要祭祀拜祖，坊間甚至有「冬至大過年」的講法。在古代，更是認為冬至陽氣極微，陰氣極盛。

冬至起，古人有「數九」過冬迎春的習俗。關於「數九」習俗的文字記載，最早見於南北朝時期梁朝宗懷所著《荆楚歲時記》。到了清代，「數九」又衍生出「畫九」「寫九」

的習俗，用圖像形象地表達暖寒消。然而，不論是「數九」還是「畫九」，人們在記錄節氣、天氣變化的同時，也玩着趣味的益智遊戲。當時，不管是畫的還是寫的統稱「九九消寒圖」，每九天為一單位，畫完或寫完九九八十一天，冰消無痕，艷陽也回來了。

而在故宮博物院，還有一件更加特別的珍藏，是清乾隆年間蘇州絲織



匠人仿宋人繪畫《九陽消寒圖》，作緙絲加繡《九陽消寒圖》軸（附圖，局部），世上僅存一件，其上有乾隆皇帝御製詩一首。

緙絲加繡《九陽消寒圖》縱二百一十三、橫一百一十九厘米。圖中三名童子與九隻小羊正在歡暢嬉戲。

圖中織了九隻羊，象徵「九陽」即九九；三個男孩，表示《周易》泰卦，正月「三陽開泰」，一元復始。其中兩個調皮的大男孩騎在羊背上，饒有

生機。

緙絲又稱「刻絲」，是中國絲綢藝術品中的精華。緙絲能自由變換色彩，適合製作各類書畫作品。專家稱，以緙絲加刺繡製成的這幅圖軸，其製作之精美，構圖之完善，設色之調和，是後代同類型的創作所無法比擬的。



館藏擷英 閻雅

逢周五見報

半開麥

前段時間甚囂塵上的知名樂隊演唱會疑似假唱風波，讓「半開麥」這個詞語再度被網友討論。對於「半開麥」算真唱還是假唱的問題，網絡上吵得沸沸揚揚。

「半開麥」應該算是近年出現的一個新詞，來源於韓國流行音樂界 (KPOP)，意思是舞台上播放的伴奏裏部分段落或者全部段落包含了預錄製好的人聲，歌手現場麥克風收音，與預錄製好的人生重疊之後被觀眾聽到。不少音樂人認為，「半開麥」能否算真唱，要看現場麥克風「開」了多少而定，不過在筆者看來，「半開麥」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關鍵，在於使用它的音樂類型是什麼。

「半開麥」的情況當前在唱跳舞曲現場經常出現，因為表演者在跳舞的同時，唱歌容易出現氣短等問題，為了實現更好的現場效果，於是採用這種方法。筆者將半開麥演出的藝人稱為表演者 (Performer)，因為他們並不只是單純的歌手，唱歌是聽覺享受

而唱跳是聽覺與視覺的組合，舞蹈和演唱對於舞台而言同樣重要，甚至觀眾欣賞的重點往往更在於舞蹈，關注的焦點是某位藝人在演出過程中有沒有「摸魚」，即跳得夠不夠整齊、夠不夠賣力。從這個方面來講，唱跳舞台更近乎舞台表演，強調的是「演」。

而今次由知名樂隊演唱會疑似假唱引起的風波，主要原因還是其「搖滾樂隊」的身份。與前面所述的唱跳藝人很重要的一點區別在於，樂隊演出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在於「真」，而非「演」。即便都在同樣的音樂行業中，不同「工種」細分後，觀眾會有不同的要求。樂隊半開麥不被觀眾接受是再自然不過。不過此番假唱風波尚未有定論，惟希望能夠對歌手們有警醒作用。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不及林間自在啼

喜愛國產諷刺劇的觀眾或會發現，不少劇名與動物有關，如二〇一六年的《麻雀》、二〇一五年的《螞蚱》，二〇二〇年的《秋蟬》等，時間更早的還有《蜂鳥》、《孤雁》、《紅狐》、《雪鷹》等。一來這些動物名常是劇中人員代號，二來動物的機敏靈動形象，也給諷刺劇增添一抹神秘氛圍。

最新諷刺劇《畫眉》，十二月十二日在央視電視劇頻道首播。畫眉，是雀形目噪鳥科的一種鳥類，廣泛分布於中國黃河以南大部分地區，以叫聲婉轉著稱。畫眉外形易辨，白色眼圈在眼後延長，形成眉紋。因其善鳴，畫眉自古以來就是有名的籠鳥，深受文人墨客及愛鳥人士的喜愛。

北宋文學家歐陽修有一首七言絕句《畫眉鳥》，「百轉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情景交融，借畫眉抒發詩人對自由的嚮往。

可惜，喜愛林間自由的畫眉，到了現代仍難逃「鎖向金籠」的命運。又因畫眉野性強，難馴服，畫眉的人

工繁育技術至今仍不成熟，因此被籠養的畫眉均捕自野外。根據內地《野生動物學報》二〇〇〇年的文章所記，當時內地市場每年對畫眉鳥的需求量約一百萬隻，加上捕捉、運輸、飼養過程的折損，每年需從野外捕捉一百七十萬隻至一百八十萬隻畫眉。年復一年，畫眉野外種群數量出現大幅衰減。

畫眉命運的齒輪在二〇二一年二月開始轉動。新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公布，畫眉被升級為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對其出售、購買和利用行為需經過行政許可，宣告大量籠養、個人籠養畫眉成為歷史。從內媒近年報道可見，已有不少非法獵捕、轉運、販賣畫眉之人被繩之以法。重返林間的畫眉，又可以「百轉千聲」自在啼了。



萌宠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直播、餵貓和廣場舞

每天早晨出門跑步，都會見到一位直播的女士。晨熹熹微中，只見她身穿黑底鑲紅邊的中式對襟外套，一舉一動都很專業、敬業。自拍杆一頭繫一個手機，靠近腰腹這段左右開弓，架起另外兩個手機。有時她坐在河邊長椅上，對着屏幕念念有詞，聽的是「注意身體，孩子的事該怎樣就怎樣吧」。有時還載歌載舞，全身扭動，甩動頭髮，自拍杆上下飛舞，有幾分搖滾明星的派頭。出奇的是她只張嘴，不發聲，可能還有後期配音的工序。有時候還見她邊跑邊直播，精力旺盛，令人佩服。

直播女士以活力四射取勝，另一位每天餵貓的女士則走婉約風。她穿一身棗紅或寶藍的天鵝絨對襟寬鬆運動服，戴棒球帽，斜背軍綠書包，包帶上綁一枚「文明引導員」的袖章。她每次在公園一角的平整地面上攤開兩大張報紙，撒出幾把貓糧，嘴裏「咪咪」一叫，樹叢裏、假山石上就「長」出十幾隻流浪貓，跳到面前，二話不說，低頭幹飯。她則嬌聲嬌氣地挨個問好，還維持秩序，不讓強兇霸道的黑貓獨食，央求眼角發炎的橘貓「給我看看好了沒有」。用餐完畢，她收走報紙，丟入垃圾箱，第二天再來投餵。

公園裏見到的中年女士，還有一派是廣場舞愛好者。她們每天早晨迎着朝陽，伴隨音樂翩翩起舞，從剛勁的武術風到柔美的瑜伽款，不一而足。有時候我跑完步在附近伸展身體，跳舞的熱心人還要來指點我如何正確擴胸。

最近聚會，碰到的中學、大學老同學不少都聲稱期待退休了。離開工作崗位後，能像以上三種人那樣努力生活，自得其樂也就不錯了。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